

2006新浪原创奥斯卡最佳恐怖片提名作品

“胆小鬼”系列

伊秋雨◎著

午夜娶新娘

Wuye
Qu
Xinjiang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伊秋雨◎著

午夜娶新娘

Whye
Qu
Xinjia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夜娶新娘 / 伊秋雨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10

ISBN 7-219-05561-7

I. 午... II. 伊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9904 号

总策划 彭庆国
责任编辑 杨冰 郑洁
封面设计 80 零·小贾

午 夜 娶 新 娘

WUYE QU XINNIANG

作 者 伊秋雨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9-05561-7/I·927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引 子 001

她怔怔地注视着这座坟墓,几分钟前,她刚刚从里面爬出来。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留恋,似乎眼前这座墓穴是她居住了十年的家,如今却要长别一般,恋恋难舍。

第一章 鬼都邂逅 002

丰都鬼城分别后,他们都各自回到了滨海市。回来后,杨久宁便立即展开了对宋诗诗的攻势。他无可救药般爱上了这位在鬼都邂逅的女子,一个有着魔幻般美艳的绝色女人。

第二章 荒村娶亲 028

迎亲队伍在媒婆的带领下,继续往村子的深处走去。然而,越往里面走,众人的心里越感到害怕。乐手们早已停止了吹打,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跟在媒婆的后面,忐忑不安地往村子里走去。

第三章 夜半惊魂 049

车前灯洁白的灯光照着那个人的上半身,那是一个女人,她披头散发,穿着一条白色的睡衣,鼻子里流着血,鲜血已经染红了她身上的白色睡衣。

第四章 佛堂有鬼 072

小翠突然被一阵沉闷的脚步声惊醒了,她赶紧爬起床,来到窗边拉开窗帘往外看去,借着一缕朦胧的月光,她看到了一幕无比恐怖的景象——

第五章 银钗血案 088

正当吴路惊愕不已、不知所措的时候,那个老头突然一下子扒到车前,把一张扭曲阴郁的脸伸到车窗前,阴森森地对他说:“明天,你将在这里火化……”





第六章 古怪医生 106

摆在张默医生办公桌上的那幅油墨未干的画是如此的熟悉而可怕：一个浑身血渍的女人挂在房梁上，上吊自杀了，从她身上流淌出来的鲜血，染红了半边天……

第七章 重访荒村 132

尸体的脸部也已经开始腐烂，上面还爬着几条蛆虫，但杨久宁还是认了出来，眼前这个死去多时的人正是神秘失踪了几个月的玄学大师——古代。

第八章 恐怖鬼妻 149

柳如云虽然已经死亡了半年多时间，但是，她的整个尸体还是完好如初，她的双眼张开着，看起来栩栩如生，就像一个正安静地躺在浴池里的活人。

第九章 女鬼现身 163

等杨久宁看清楚照片上的人时，他的脸色不禁一下子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几乎僵立不动了，手中的手电筒也“啪”的一声滑落在地上，光柱一下子熄灭了。

第十章 灭门之灾 175

宋家全家人神秘死亡后，每到午夜时分，高头村的人便常常听到宋宅里传出凄惨而恐怖的笑声，还有人经常看到一个无头女鬼在里面出没。全村人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惶恐中。

第十一章 神秘之约 181

当他跟踪那个白衣女人到了坟地时，无意中发现，那个女人居然住在一个墓穴里，她的哭声正从那个墓穴里传出来。他心里已经有了七分把握，那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宋诗诗的后人。

第十二章 墓中人生 1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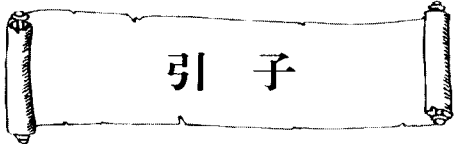
他慢慢地爬了起来，看到了白衣女人，还看到了那位在荒村里出现过的老头，最令他感到惊恐的是，不远处还放着两具棺材……

第十三章 未了情缘 211

令她做梦都想不到，门外的人竟然是柳如云。而在柳如云的背后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小翠失踪了好几年的姐姐……

尾 声 218

借着窗外透射进来的月光仔细一看，她霎时吓得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，她做梦也想不到，躺在自己旁边的人不是杨久宁，而是他死去的妻子柳如云。



引子

深冬,午夜,延绵数十里的坟场在惨白的月光的映照下,显得凄凉而诡谲。数不清的坟堆一座紧挨一座,荒草丛生,寒意森然。

在这荒凉的墓地及阴冷、深邃的夜色下,有一袭白色在寒风中不停飘舞着,远远望去,像一条插在坟前的白色祭幡。

那是一个女人,她正站在一个隆得很高、墓体比一般坟墓要大两倍的坟茔前,身上那袭白色长裙的裙裾被寒风撩拨着,不停地飘舞。

惨淡的月光下,她的脸色很苍白,是那种犹如久居暗室、长年看不见阳光似的、令人发冷的惨白。

她怔怔地注视着这座坟墓,几分钟前,她刚刚从里面爬出来。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留恋,似乎眼前这座墓穴是她居住了十年的家,如今却要长别一般,恋恋难舍。

她一动不动,像一尊冰雕人一般,久久伫立在坟前,木然地凝视着这座诡异的坟墓……

过了许久,她终于转过了身,缓缓地,像幽灵一般,穿越过一座又一座坟堆,朝一个遥远的方向走去,慢慢地消失在一片黑暗中……

一抹月光躲开了树阴的遮挡,打在那座坟墓前高高耸立着的墓碑上,映出了一个女人凄美的名字:宋云。

——她,死于十年前。

第一章 鬼都邂逅

1

滨海市，黄昏。

一轮残阳如血一般镶在遥远的天边，浮游不定的云朵也被染上了猩红的血色，海天相连的地方一片残红，原本碧蓝的海水像被注入了鲜血，变得红彤彤的一片。

随着云彩的缓慢蠕动，天边逐渐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。

小翠凝神观看着天上图画的变化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好奇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脸色突然由开始的新奇兴奋，逐渐地堆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。她清晰地看到天边的那幅画：一个浑身血渍的女人挂在房梁上，上吊自杀了，从她身上流淌出来的鲜血，染红了半边天。

“太太，太太，你看，好可怕的一幅画！”小翠的声音有点发颤。

“你说什么？什么画？”

正在不远处盯着一朵掉了半片花瓣的不知名的野花发呆的柳如云，听到小翠有点变样的声音，不禁微微一怔。柳如云回过头来，看了看小翠，明显看到她的眼睛里正堆着一种恐惧。她又顺着小翠手指的方向，把目光移向了天边，几秒钟后，她的身体似乎微微抖了一下。

她把目光从天边收了回来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只不过是一些云彩，有

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说完，柳如云顺着山道，拾阶而下，往山下走去。小翠紧跟在柳如云的后面，一直低着头，不敢再望向天边，她害怕那幅画。小翠心里清楚，太太也害怕那幅画，虽然，她表面上故作平静，但小翠很清楚地记得，当她看到天边那幅画时，脸上也曾经闪过一丝恐惧的表情。

这里是滨海市著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公园，公园位于滨海市的西部，距离市中心大约有二十公里，园内及附近有距今 2.7 万年至 100 万年间火山爆发所形成的死火山口群。公园原始生态保护得非常好，林木苍郁、奇花异草、溪流淙淙、飞禽嬉戏，风景非常优美。顺着青石台阶砌成的山道，往山上走，在半山腰的凉亭里，可以坐下来边休息边观赏不远处碧波千顷的浩瀚大海。

下到山脚，小翠听到山沟里传来了青蛙的鸣叫声，天边血红色的云朵逐渐暗淡了下来，像一堆淤血被水冲淡了一样，慢慢地散去，被一股黑压压的乌云覆盖了。山路两旁的树木不停地摇摆着，风越刮越大。

小翠知道，要下雨了。自从入夏以来，这座城市还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大雨。

山脚下，一辆豪华的银白色宝马轿车静静地停在那里。看到她们俩，司机立马发动马达，开车迎了上来。看得出，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。

柳如云和小翠一前一后钻进了轿车的后座，车子缓缓地往山下开去。拐上公路后，便往滨海市中心的方向绝尘而去。

天空阴沉着，一堆堆的乌云从山顶上压过来，在天空中汇集成一张黑色的巨网。几道闪电划过天际，紧接着一阵“轰隆隆”的雷声在空中炸响，一场大暴雨如期而至，整个城市顿时迷失在一片朦胧的雨雾中。

海岸花园是滨海市最高档的海景住宅区，这座住宅区建在滨海市风景如画的西海岸上，面朝碧蓝、浩瀚的大海，走上阳台或推开窗户，便可看到日出日落，潮涨潮落。这里的房子每一幢都是顶级的豪宅，里面的住户基本上都是千万级以上的富人。

烟雨迷茫中，一辆银白色的宝马豪华轿车缓缓地开进了海岸花园。

小翠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柳如云那张冷艳的脸自从下山以来便一直阴着，她紧抿着嘴，一言不发。小翠也不敢跟她说话。

上楼后，柳如云便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。望着那扇紧闭的房门，想到柳如云那张一直阴郁而冷艳的脸，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在小翠的心底里升起，她感到有一点害怕。

透过豪华的落地阳台窗的玻璃向外看去，浩瀚的海面上正升腾着一股浓厚的雨雾，海浪一阵一阵地轰鸣着拍岸而来，又“哗哗”地离岸而去，犹如一个落水的人，在海岸边呼喊挣扎。

在这套足有一千平方米的超级豪宅里，只有柳如云和小翠两个人。柳如云现在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偌大的客厅里，只剩下了小翠一个人。夜幕逐渐地降临了，“哗哗”的暴雨依然如注地倾盆而下。望着窗外越来越浓重的夜色，小翠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和害怕。

她今年刚满十八岁，是这家主人雇来的保姆，已经在这里干了两年了。主人对她还可以，尤其是太太柳如云，柳如云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，平时都把她当妹妹看待。因此，她一直都舍不得离开这里。柳如云的丈夫姓杨，叫杨久宁，是滨海市一家企业的老总，事业做得很大，在香港和澳门都有实业，家产很雄厚，到底他有多少家产，却极少有人知道，包括柳如云，也所知不多。

小翠今天陪柳如云去火山口公园散心去了，柳如云近来心情很不好，情绪很低落，平时不抽烟、滴酒不沾的她，最近却经常借酒消愁、吞云吐雾，用酒精和尼古丁来麻醉自己。

至于柳如云为什么不愉快，小翠不敢多问。只是隐约觉得是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出了问题。最近一个月以来，杨久宁很少回家，即使回来，也没有过夜。

小翠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发了一会呆，突然想起该做晚饭了。于是，她急急忙忙地跑进了厨房，系上围裙，开始为晚餐而忙碌起来。

一个钟头后，一顿四菜一汤的丰盛晚餐便摆上了餐桌。小翠在柳如云的卧室门前犹豫了一会儿，便举起手来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门里没有动静，她又加重了手上的力道，有节奏地又敲了几下门，里面依然静悄悄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突然打开了，小翠吓得差点尖叫出声，眼睛里充满恐惧地盯着柳如云，只见她披头散发，表情冷漠，鼻子里不断地流着血，鲜血已经染红了她身上那套洁白的睡衣，她像着了魔似的，拿着一把剪刀在胡乱地、狠命地剪着手里的一件红色的衣服，那个情境恐怖异常。

看着目瞪口呆、浑身发抖的小翠，她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凄惨的笑容，阴阴地说了一句奇怪而恐怖的话：“我不吃人肉，我要喝人血。”说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又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

小翠彻底被吓坏了，她甚至害怕得忘记了哭，像突然被人钉住一样，呆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雷声的巨响才把她震醒了过来，她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心里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恐惧感。

巨大的恐惧使得她忘记了求救。她蜷缩在一张沙发里，瑟瑟发抖，脸色苍白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柳如云的卧室门口。

突然，一阵雷声又“轰隆隆”地在屋顶上炸响。此时，小翠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她终于想到必须尽快给杨久宁打个电话。想到这里，她马上拿起桌上的无线电话机，飞快地按下一行号码，然而，她再一次深深地绝望了，杨久宁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。

她丢下电话，跑到柳如云的卧室门口，拼命地敲打着门，嘴里大声地喊着柳如云，叫她开门。然而，无论她怎么敲打和喊破了喉咙，房门依然紧闭着，屋里依然静悄悄的。只有暴风雨在窗外疯狂地肆虐着。

她再次泪如雨下，伤心和恐惧一齐向她袭过来，她瘫坐在了地上，六神无主，束手无策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再次拿起电话，不断重拨着杨久宁的手机，一次一次都是关机。突然，她想起杨久宁的另一个号码，她心急如焚地找到了记录号码的那个笔记本，翻到了记有那个号码的扉页。她颤抖着手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通了这个号码，然而，对方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……

2

窗外，暴雨如注。

花园里的树木在风雨的吹打下，激烈地摇摆着。远处的大海上，不时地传来巨浪拍岸的声音。

小翠紧紧地盯着柳如云卧室的门，生怕里面会突然闯出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西。半分钟前，她在恐惧和慌乱中拨通了杨久宁的另一个手机号码，大约二十秒钟的“嘟嘟”声后，电话那端传来了一个苍老而陌生的声音：

“你好，这里是火葬场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小翠吓了一跳，手心像触电一般，“啪”的一声把电话扔在了沙发上。

电话里的人根本不是杨久宁，听声音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而杨久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且他的声音富有磁性，而刚才那位老头的声音显得极其苍老，甚至透着一种凄凉。

这明明是杨久宁的手机号码，为什么却拨到了火葬场？小翠心里觉得很奇怪。她回过神来后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慌乱中拨错了号码。想到这里，她重新拿起丢在沙发上的电话，对照了一下刚才所拨的号码，号码并没有拨错。

这就奇怪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翠百思不得其解。她没有勇气重拨那个号码，她对火葬场有一种忌讳的心理，确切来说，是害怕，害怕火葬场，也害怕刚才电话里头那个苍凉、阴郁的声音。

客厅的墙上，一个名贵的银色欧式挂钟正在“嘀嗒嘀嗒”地行走着。时针正好指向了晚上十点。窗外的雨声似乎小了一些，迷茫的雨雾也逐渐散去，远处的街景和海景隐约可见了。

“咚！”

正在此时，柳如云的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一个沉闷的声音，似乎什么东西被打翻了。

小翠被房间里的响声吓了一跳，凭直觉，她心里预感柳如云可能出事了。

惊醒过来后，她想到了报警。她匆忙拿起了电话，正当准备按下“110”三个数字时，她手里的电话突然“嘀嘀”地响了起来，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竟然是杨久宁打回来的。她心里一阵激动，颤抖着手按下了电话上的接听键。

电话那端传来了杨久宁熟悉的声音：“小翠吗？太太在家吗？”

“太太她……她……她出事了。”小翠说着，禁不住轻声啜泣起来。

“她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杨久宁的声音有点冷淡，甚至有一种不耐烦，没有丝毫的关怀之情。

“她……她流了好多血，好可怕！”

小翠的声音哽咽着，有些发抖。

“流血？怎么回事？你别害怕，我马上回去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小翠的心里似乎镇定了许多。等杨久宁回来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，他是一个能干且有魄力的男人。

此时，窗外的世界已经清晰了，街灯点点，一片璀璨。繁华、热闹的都市夜景中荡漾着一种暧昧的情调。远处的大海也变得平静了，海风如丝，柔软地吹拂着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一场持续了几个钟头的罕见大暴雨终于停了。

大约过了半个钟头，杨久宁终于回来了。

“先生，您回来了。”

小翠迎过去，接过杨久宁的公文包，放到了固定的地方，然后给杨久宁倒了一杯茶。

杨久宁点了点头，接过小翠递过来的茶，喝了一口，然后才问：“太太呢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太太，她、她在房间里。”

小翠指了指柳如云的房间，有点紧张地应道。

杨久宁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他盯着卧室那扇紧闭着的门看了一会，然后走了过去，用力地拧了几下门把，门紧紧地从里面反锁了。他掏出钥匙插入锁眼中，轻轻地转动了几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门应声而开，房间里漆黑一片。

突然，杨久宁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从卧室里飘了出来，他的鼻子猛呛了一下，心里立刻紧张起来。他快速地摸到墙上的开关，打开了卧室里的灯。一幅异常恐怖的景象顿时出现在了我和小翠两个人的眼前，他们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画！天上……天上那幅画！”小翠满脸的惊恐，颤声说道，一双眼睛里堆满了深深的恐惧。

只见柳如云把一件红色的旗袍剪成了条状，拧成了一条粗大的绳子，她把这条绳子套在房顶的那盏莲花形的吊灯上，然后上吊自杀了，一张椅子被踢翻在地上。她的脸上、身上到处都是血渍，浑身都红透了。地板上也四处流淌着暗红色的血渍。那景象跟黄昏时天上的云彩所构成的那幅可怕的图画十分相似。

更令杨久宁和小翠感到恐怖的是，卧室两面的墙壁上，都被画上了一幅可怕的画：一个浑身血渍的女人挂在房梁上，上吊自杀了，从她身上流淌出来的鲜血，染红了半边天……

3

在滨海市最繁华的国贸大道上，一座现代化的、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高耸入云，气势雄伟壮观。这里是海天集团的总部，一个赫赫有名的商业帝国。

年仅三十五岁的杨久宁是这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，他是海天集团的总裁——一位年轻的亿万富翁，一个叱咤风云的青年商界领袖，他还是滨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。海天集团虽然在滨海市相当有名，但是，杨氏家族的发家史却很隐秘，鲜有人了解他们的底细。因而，海天集团在它辉煌的光环之下，总是隐藏着一种令人讳莫如深的、不为人知的东西。

在位于三十层的总裁办公室里，杨久宁正在唯唯诺诺地接听一个电话，神情显得毕恭毕敬。究竟是什么人能让这位骄横傲慢的年轻老总变得如此卑颜屈膝、恭敬有加？

大约半个钟头后，杨久宁终于与对方通完了话，他松了松领带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很快，他又恢复了作为一位集团老总的威严和傲气。他在这个豪华的办公室里向集团各个部门的头头们发号施令，听取下属们的工作汇报，挥洒自如地把秘书送过来的一份份文件签发出去。

而就在两天前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他的妻子柳如云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，死状极其恐怖。然而，对于妻子的死，杨久宁似乎没有感到丝毫的悲伤，反而像是了却了一桩心病。

四年前，杨久宁还不是海天集团的老总，但也是一位高贵得无人能比的富家公子。在一次高级白领派对舞会上，他邂逅了貌美如花的柳如云，完全被她的美貌和气质迷倒了。之后，他便向柳如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在金钱和柔情的双重攻势之下，柳如云很快便招架不住，乖乖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中。

一年后，他决定娶柳如云为妻。婚礼办得非常豪华，单单娶亲的车队就差

不多上百辆，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，轰动一时。嫁入豪门的柳如云感到非常幸福，杨久宁为她所做的一切，完完全全满足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虚荣心。

然而，嫁入豪门的女人大多都是不幸的，柳如云也不例外。结婚后不到两年，杨久宁便对她产生了厌倦之情，加上他生性风流，喜欢拈花惹草，很快便冷落了柳如云。自从他当上海天集团的总裁后，就更加对柳如云不屑一顾了，主动向他投怀送抱的女人数不胜数。柳如云像被打入了冷宫的怨妃，默默地品尝着空房的寂寞和孤独，忍受着感情上煎熬和伤害。

近几个月来，杨久宁更是向她摊了牌，提出了离婚，并表示愿意支付巨额金钱作为对柳如云精神上的补偿。柳如云愤怒了，积压在她心里多时的怨气和怒火爆发了出来。她暗暗下定决心，绝不会轻易离婚，杨久宁无情无义，她要让他付出代价。由于柳如云不同意离婚，即使杨久宁开出天价的“离婚费”她也毫不动心，因而，杨久宁感到非常头痛，一时也拿她没办法。自从他们为离婚的事闹僵后，杨久宁便很少回家。他的住所很多，情人也很多，随便到哪里住都可以过得很舒服。

然而，谁都意料不到，信誓旦旦要让杨久宁付出代价的柳如云，却突然自杀身亡了，而且死状非同寻常，恐怖而诡异。柳如云的死，正好解除了杨久宁的一块心病，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。

今天下午三点，是柳如云的追悼会。本来，杨久宁不想举办这个追悼会，因为，柳如云的死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蹊跷，似乎她死亡的背后隐藏着某种诡异的东西。他想悄悄地把她送到火葬场火化掉就行了，实在不想太张扬。但是，柳如云毕竟是他的结发妻子，而他又是一个身份尊贵的人，在家族成员的建议下，他才勉强答应举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，这个追悼会只是供家族成员以及一些最亲密的亲友前来祭拜，不向外公告，低调行事。

追悼会在一家很小的殡仪馆举行，现场布置也很简单，只有白玫瑰、百合衬托祭奠现场的素雅。杨久宁是在两点四十五分才赶到现场的，家族的一些成员以及一些亲朋密友已经等候多时。

三点整，告别仪式正式开始，现场有三十多人，轮流着向死者敬酒献花，丧礼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仪式，非常简单。

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，人们陆续开始注意到，在前来参加丧礼的人群中，有一位陌生的女子，这位女子身穿一件天蓝色的长裙，高挑的身材亭亭玉立，一张精致而略带忧郁的脸蛋美艳绝伦，一双清澈如水的眸子似乎天生有一种魔力，勾魂摄魄。每一个注意到她的人，都不禁多看几眼，当目光与她的双眸相撞的瞬间，都有一种心跳加快的感觉。

那位女子神情庄严地向死者敬了一杯酒，然后冲着杨久宁点了点头，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然离去。

在仪式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一个人走了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花篮。他向一位在场的人悄声问了一下：“请问，哪位是杨久宁先生？”

“请你稍等一会儿。”

那位亲朋低声地对来说了一句，便走过去，轻声喊了一下杨久宁。

过了一会，杨久宁便走了过来。

“杨先生，这个花篮是一个人托我送给您太太的，请您收下。”

来人把手里的花篮递给了杨久宁，说了声“再见”便走了。

杨久宁接过花篮，也懒得猜测是谁送的，正当他准备把花篮交给工作人员时，突然发现花篮里还有一个圆筒形的纸卷，他微微一怔，伸手拿起那个纸卷，然后再把花篮递给工作人员。他拿着那个纸卷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，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他刚想把纸卷展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时，突然间又犹豫了，寻思了一会，便把纸卷收了起来。

追悼会结束后，柳如云的尸体便被送到了火葬场，准备今晚子时火化。

杨久宁送走亲友后，便驾车回了一趟公司。公司的员工发现，杨久宁的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位绝色美女，他们表情亲昵，肩并肩地走进了总裁办公室。丧妻之痛对于他来说，一点都没有，好像死的是别人的妻子。

七点钟的时候，杨久宁一个人驾车回到了海岸花园的家。小翠早已做好晚饭等候他了。柳如云死后，小翠的心里便蒙上了一层阴影，她对这个熟悉的屋子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恐惧感。

柳如云的尸体今晚子时才火化，杨久宁已经派人去等候，等火化后，便把

骨灰拿回来。

她生前所住的卧室早已请人重新装修了一遍，目前还没有人住。杨久宁睡在另一个卧室。

吃过晚饭后，杨久宁洗了个澡，便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。当他看到本市一位著名的画家死亡的消息时，突然想起今天的那个纸卷，纸卷看起来挺像一个画卷。

纸卷还放在车上，忘了拿上来了。他喊来了小翠，让她下楼去拿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翠回来了，她说没有找到那个纸卷。

“找不到？不可能，我明明放在汽车的后座上，怎会找不到？”

“先生，真的没有，整个车厢我都翻遍了。”

小翠惴惴不安地说。

“那就奇怪了，难道它会飞了不成？我下去找找吧。”

说着，杨久宁便下楼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同样是两手空空地回来，有点垂头丧气。纸卷神秘地失踪了。

他回想起今天看那个纸卷的时候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，不知道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的东西，他有点后悔下午的时候没有打开来看看。此时，他才开始猜测起那个送花篮的人到底是谁。

小翠洗完澡后便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。杨久宁开着电视想心事，觉得心烦意乱。突然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是老情人李婷婷打来的。他对这个女人早已厌烦了，可她还是不知趣地给他打电话。

“臭三八，去死吧！”

他恨恨地骂了一句，“啪”的一声把电话挂掉，然后关掉电视，回卧室睡觉了。

午夜时分，一阵凉风从窗外徐徐地灌了进来，一轮明月刚好对着窗口，洁白的月光如水一般泻了进来，落在了宽敞的卧室里，如梦如幻。

睡意正浓的杨久宁突然听到门外似乎有人拧门把的声音。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揉了揉睡意惺忪的眼睛，然后走过去把门打开。他看到门外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刚刚死去的妻子柳如云，只见她披头散发，身穿一条白色的睡衣，鼻子里不断流着血，鲜血已经把身上的白色睡衣染红了。

“久宁，我回来了，我舍不得离开你，我要回来陪你。”

柳如云的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，表情凄凄惨惨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人是鬼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杨久宁吓得脸色苍白，双腿不住地发抖。

突然，柳如云的脸逐渐变得狰狞起来，露出了一丝凄惨的笑容，她一步一步地向杨久宁逼近。

“杨久宁，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混蛋，我要剥你的皮，喝你的血！”

柳如云说着向杨久宁扑了过来……

“不要！”

杨久宁大喊一声，“霍”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大汗淋漓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他打开床头的台灯，看了一下表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。他下床到卫生间去用水冲了一下头，清醒了不少。然而，刚才噩梦里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，他仍然心有余悸。

正在此时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你好，请问是杨久宁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是哪位？”

“我是火葬场办公室的，非常抱歉，我要告诉您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就在刚才，我们准备火化您太太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您太太的尸体不见了……”

杨久宁一下子呆住了，刚才梦里的情境突然再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难道，难道她真的复活了？

4

算起来，认识宋诗诗已经有五个月了。

杨久宁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这么痴迷过，他把宋诗诗看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宋诗诗就像一个神女一样，圣洁而高贵。他经常出现一种幻觉，总觉得宋诗诗的美，美得很不真实，那是一种虚幻而又令人无限